

# 《阿含經》的菩薩道 ——兼論《般若經》的出現

林崇安

(收入《原始佛典中的菩薩道》，pp.99-112，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，2004.06)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《阿含經》的菩薩前五度
- 三、《阿含經》的菩薩般若度
- 四、《般若經》的出現
- 五、結語：印度前後期菩薩道的開展

## 一、前言

釋尊在《阿含經》中的開示，是以聲聞道為主，兼及菩薩道。每當釋尊提及自己「往昔如何如何修行」時，便是在教導菩薩行。這些教導散見於《阿含經》中，其內容不外是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和般若等六度（六波羅蜜）。以下引《阿含經》的明文來說明釋尊累世如何積聚福德資糧和智慧資糧。文中特別指出，前五度之重要是在於薰習出稟性仁慈的大悲心或佛種，此為菩薩道之前段所必須先完成者，菩薩道之後段則是為了「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而「多行空」，此時以般若度為主修，依此超越「梵世法」。在後者的需求下，佛滅五百年起印度便有《般若經》的大量出現。

## 二、《阿含經》的前五度

在《阿含經》中，釋尊很善巧地談到自己的前世，一方面說明因果之不虛，一方面暗示菩薩道的尊貴與不易。以下先引經說明釋尊前世，具體實踐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和靜慮等前五度的實例，如此經由累世的積聚福德資糧，才播下大悲的菩薩種子，成為具種性者。

(一) 以長者、尊師的身份積福

【例 1】釋尊的前世，曾是名為「隨藍」的大長者，以在家的身份廣行布施以培養大悲心並積聚福德資糧。

證明：《中阿含·須達哆經》（一五五）中，釋尊說：

昔過去時有梵志大長者，名曰隨藍，極大富樂，資財無量，封戶食邑多諸珍寶，畜牧產業不可稱計，彼行布施其像如是：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銀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金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金鉢盛滿碎金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銀鉢盛滿碎銀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象，莊校嚴飾，白絡覆上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馬，莊校嚴飾，白絡金合霏那（功德）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牛，衣繩衣覆，搆之皆得一斛乳汁，行如是大施；八萬四千女，姿容端正，觀者歡悅，眾寶瓔珞，嚴飾具足，行如是大施，況復其餘食噉含消？…昔時梵志大長者名隨藍者，謂異人耶？莫作斯念！所以者何？當知卽是我也。（T1, p678a）

【例 2】釋尊的前世，曾是名為「阿蘭那」的大長者，以尊師的身份教導無量百千弟子，說梵世法。諸弟子中有具足奉行者，命終生梵天中。阿蘭那自己更修增上慈，命終生晃昱天（即光音天、極光淨天，為二禪之頂）中。釋尊此世用前五度來積福，特別是修習四靜慮。

證明：《中阿含·阿蘭那經》（一六〇）中，釋尊說：

比丘！拘牢婆王有梵志，名阿蘭那大長者，為父母所舉，受生清淨，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，生生無惡，博聞總持，誦過四典經，深達因、緣、正、文、戲五句說。比丘！梵志阿蘭那有無量百千摩訶磨，梵志阿蘭那為無量百千摩訶磨住一無事處，教學經書。…於是，梵志阿蘭那則於後時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。彼若干國眾多摩訶磨亦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，從彼尊師梵志阿蘭那出家學道，是為尊師阿蘭那，是為尊師阿蘭那弟子名號生也。爾時，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：『諸摩訶磨！甚奇！甚奇！人命極少，要至後世，應作善事，應行梵行，生無不死，然今世人於法行、於義行、於善行、於妙行，無為無求。』…復次，尊師阿蘭那

為弟子說法：『摩訶磨！我於世斷除貪伺，心無有諍，見他財物諸生活具，不起貪伺，欲令我得，我於貪伺淨除其心。如是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我於世斷疑度惑，於諸善法無有猶豫，我於疑惑淨除其心。摩訶磨！汝等於世亦當斷除貪伺，心無有諍，見他財物諸生活具，不起貪伺，欲令我得，汝於貪伺淨除其心。如是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汝於世斷疑度惑，於諸善法無有猶豫。…心與慈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如是悲、喜心與捨俱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』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。復次，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梵世法。(a)若尊師阿蘭那為說梵世法時，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，彼命終已，或生四王天，或生三十三天，或生[火\*僉]摩天，或生兜瑟哆天，或生化樂天，或生他化樂天。(b)若尊師阿蘭那為說梵世法時，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，修四梵室，捨離於欲，彼命終已，得生梵天。…尊師阿蘭那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終得生晃昱天中。尊師阿蘭那及諸弟子學道不虛，得大果報。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昔時尊師阿蘭那者謂異人耶？莫作斯念！所以者何？比丘！當知卽是我也。(T1, p684a)

【例3】釋尊的前世，又曾是名為「善眼」的大師，得如意足，教導無量百千弟子，說梵世法。諸弟子中有具足奉行法者，命終生梵天中。善眼大師自己更修增上慈，命終生晃昱天中。釋尊此世也用前五度來積福，特別是修習四靜慮，並達成慈無量心。

證明：《中阿含·七日經》(八)中，釋尊說：

比丘！昔有大師名曰善眼，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，捨離欲愛，得如意足。善眼大師有無量百千弟子，善眼大師為諸弟子說梵世法。(a)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法時，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，彼命終已，或生四王天，或生三十三天，或生焰摩天，或生兜率哆天，或生化樂天，或生他化樂天。(b)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法時，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，彼修四梵室，捨離於欲，彼命終已，得生梵天。……彼時善眼大師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，修增上慈已，命終得生晃昱天中。善眼大師及諸弟

子學道不虛，得大果報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昔善眼大師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，捨離欲愛，得如意足者，汝謂異人耶？莫作斯念！當知即是我也。(T1, p429b)

【例 4】釋尊的前世，曾是名為「大典尊」的大臣，善理國事，後修四無量，剃除鬚髮，服三法衣，捨家修道。有七國王、七大居士、七百梵志及四十夫人，如是展轉，有八萬四千人同時出家，從大典尊遊行諸國，廣弘道化，多所饒益。釋尊此世也用前五度來積福，特別是修習四靜慮，並達成慈無量心。

證明：《長阿含·典尊經》(三)中，梵王告諸天眾說：

大典尊理七國事，無不成辦。時，國內有七大居士，典尊亦為處分家事，又能教授七百梵志諷誦經典。七王敬視大典尊相，猶如神明，國七居士視如大王，七百梵志視如梵天。…時，大典尊於彼城東造閑靜室，於夏四月，即於彼止，修四無量，…時，大典尊還詣七王白言：大王！唯願垂神善理國事，今我意欲出家離世，法服修道。所以者何？我親於梵童子聞說臭穢，心甚惡之。若在家者，無由得除。…過七日已，時大典尊即剃除鬚髮，服三法衣，捨家而去。時，七國王、七大居士、七百梵志及四十夫人，如是展轉，有八萬四千人同時出家，從大典尊。時，大典尊與諸大眾遊行諸國，廣弘道化，多所饒益。」爾時，梵王告諸天眾曰：「時，典尊大臣豈異人乎？莫造斯觀，今釋迦文佛即其身也。」(T1, p33c)

## (二) 以轉輪聖王的身份積福

【例 1】菩薩為了有效地積福必須多生作轉輪王並修梵行，要成為轉輪王必須前世就積聚了三福業事或三種善本：a 布施，b 持戒(調御)，c 禪思(修道、守護)等福德資糧。《集異門足論》說：

三福業事者，一施類福業事、二戒類福業事、三修類福業事。…施類者，謂施主布施諸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苦行道行乞者，飲食、湯藥、衣服、華鬘、塗散等香，房舍、臥具、燈燭等物，是名施類。…戒類者，謂離害生命、離不與取、離欲邪行、離

虛妄語、離飲宰羅、迷麗耶、末陀放逸處酒，是名戒類。...修類者，謂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，是名修類。(T26, p385c)

證明 1：《長阿含經》中，釋尊說：

爾時，佛告阿難：「時（大善見）王自念：我本積何功德？修何善本？今獲果報，巍巍如是。復自思念：以三因緣，致此福報。何謂三？一曰布施，二曰持戒，三曰禪思，以是因緣，今獲大報。」(T1, p23c)

證明 2：《雜阿含經》（大二六四）中，釋尊說：

比丘！此是何等業報，得如是威德自在耶？此是三種業報。云何為三？一者、布施，二者、調伏，三者、修道。(T2, p68a)

證明 3：《中阿含•牛糞喻經》（六一）中，釋尊說：

比丘！我（剎利頂生王）復作此念：是三業果，為三業報，令我今日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祐，有大威神：一者布施，二者調御，三者守護。(T1, p496c)

【例 2】釋尊的前世，曾作大梵王、作帝釋三十六次、作轉輪聖王百千次，領四天下。作轉輪聖王時，以正法治化，積極修習前五度來積福。

證明：《雜阿含經》（大二六四）中，釋尊說：

我自憶宿命，長夜修福，得諸勝妙可愛果報之事。曾於七年中，修習慈心，經七劫成壞，不還此世。七劫壞時，生光音天；七劫成時，還生梵世空宮殿中，作大梵王，無勝、無上，領千世界。從是以後，復三十六反作天帝釋。復百千反作轉輪聖王，領四天下，正法治化。七寶具足，所謂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摩尼寶、玉女寶、主藏臣寶、主兵臣寶。千子具足，皆悉勇健。於四海內，其地平正，無諸毒刺。不威、不迫，以法調伏。(T2, p67c)

證明：《中阿含•福經》（一三八）中，釋尊說：

莫畏於福，愛樂意所念，所以者何？福者是說樂。畏於福，不愛樂意所念，所以者何？非福者，是說苦。何以故？我憶往昔長夜作福，長夜受報，愛樂意所念。我往昔時七年行慈，七反成敗，不來此世。世敗壞時，生晃昱天；世成立時，來下生空梵宮殿中，於彼梵中，作大梵天。餘處千反，作自在天王；三十六反，作天帝釋。復無量反，作剎利頂生王。(T1, p645c)

證明：《中阿含•牛糞喻經》（六一）中，釋尊也相同地說：

比丘！我憶昔時長夜作福，長作福已，長受樂報。比丘！我在昔時七年行慈，七反成敗，不來此世。世敗壞時，生晃昱天；世成立時，來下生空梵宮殿中，於彼梵中，作大梵天。餘處千反，作自在天王；三十六反，作天帝釋。復無量反，作剎利頂生王。(T1, p496b)

【例3】釋尊的前世，又曾是名為「大天」的轉輪聖王，以正法治事，年老時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學仙人王修行梵行。釋尊此世以修習前五度來積福。

證明：《中阿含•大天[木\*奈]林經》（六七）中，釋尊說：

阿難！在昔異時此彌薩羅[木\*奈]林之中，於彼有王，名曰大天，為轉輪王，聰明智慧，有四種軍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寶，得人四種如意之德。阿難！彼大天王成就七寶，為何謂耶？謂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、女寶、居士寶、主兵臣寶，是謂為七。…大天王告諸小王曰：『卿等各各自領境界，皆當以法，莫以非法，無令國中有諸惡業、非梵行人。』…彼大天王壽命極長八萬四千歲，為童子嬉戲八萬四千歲，作小國王八萬四千歲，為大國王八萬四千歲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學仙人王修行梵行，在此彌薩羅，住大天[木\*奈]林中。…阿難！昔大天王者汝謂異人耶？莫作是念！當知即是我也。(T1, p515a)

【例 4】釋尊的過去第七世，是名為「大善見」的轉輪聖王，以正法治事，年老時修習四無量（四梵室），此世便也是用前五度來積福，命終生梵天中。而後釋尊前後來回共六次當轉輪聖王，到了第七次就成佛了。《中阿含》和《長阿含》都記載有相同的大善見王的事跡。

證明：《中阿含·大善見王經》（六八）中，釋尊說：

阿難！如是大殿華池及多羅園具足成已，八萬四千諸小國王即共往詣大善見王，白曰：『天王！當知大殿華池及多羅園悉具足成，唯願天王隨意所欲。』阿難！爾時，大善見王便作是念：我不應先昇此大殿。若有上尊沙門、梵志，依此拘尸王城住者，我寧可請一切來集坐此大殿，施設上味極美饍饌，種種豐饒食噉含消，手自斟酌，皆令飽滿，食竟收器，行澡水訖，發遣令還。阿難！大善見王作是念已，即請上尊沙門、梵志，依彼拘尸王城住者，一切來集昇大正殿。都集坐已，自行澡水，便以上味極美饍饌，種種豐饒食噉含消，手自斟酌，皆令飽滿。食竟收器，行澡水訖，受咒願已，發遣令還。阿難！大善見王復作是念：今我不應大正殿中而行於欲，我寧可獨將一侍人昇大殿住。阿難！大善見王則於後時，將一侍人昇大正殿，便入金樓，坐銀御床，…次入銀樓，坐金御床，…入琉璃樓，坐水精御床，…入水精樓，坐琉璃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毼[登\*毛]，覆以錦綺羅縠，有襯體被，兩頭安枕，加陵伽波忒邏波遮悉多羅那（謂，羚羊皮製最上毛毯）。坐已，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、樂，逮初禪成就遊。阿難！爾時八萬四千夫人及女寶並久不見大善見王，各懷飢虛，渴仰欲見。…阿難！彼八萬四千夫人及女寶還去不久，大善見王即共侍者還昇大殿，則入金樓，坐銀御床，敷以氍毹、毼[登\*毛]，覆以錦綺羅縠，有襯體被，兩頭安枕，加陵伽波忒邏波遮悉多羅那。坐已，作是觀：我是最後邊，念欲、念恚、念害、鬪諍、相憎、諛諂、虛偽、欺誑、妄言，無量諸惡不善之法是最後邊。心與慈俱，…心與悲俱，…心與喜俱，…心與捨俱，遍滿一方成就遊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維上下，普周一切，無結無怨，無恚無諍，極廣甚大，無量善修，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。阿難！大善見王於最後時生微微死痛，猶如居士或居士子，食極妙食，生

小微煩。阿難！大善見王於最後時生微微死痛亦復如是。阿難！爾時大善見王修習四梵室，捨念欲已，乘是命終，生梵天中。阿難！在昔異時大善見王者，汝謂異人耶？莫作斯念！當知卽是我也。…阿難！從拘尸城，從憇跋單力士娑羅林，從尼連然河，從婆求河，從天冠寺，從為我敷床處，我於其中間七反捨身，於中六反轉輪王，今第七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。（T1, p518b）

以上釋尊於無佛出世的時代，以長者、尊師、轉輪聖王的身份積福，並達成慈無量心。於有佛出世的時代，或以在家身份供佛，或以出家身份修行，例如，於迦葉佛出世的時代，釋尊的前世名為「童子優多羅」，於迦葉佛前出家學道，積聚資糧，《中阿含·鞞娑陵耆經》（六三）中，釋尊說：

於是，迦葉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難提波羅去後不久，度優多羅童子出家學道，授與具足。出家學道，授與具足已，於鞞娑陵耆村邑隨住數日，攝持衣鉢，與大比丘眾俱，共遊行，欲至波羅[木\*奈]迦私國邑；展轉遊行，便到波羅[木\*奈]迦私國邑，遊波羅[木\*奈]住仙人處鹿野園中。…於意云何？爾時童子優多羅者，汝謂異人耶？莫作斯念！當知卽是我也。（T1, p500c）

以上釋尊在菩薩道的前階段，累世先培養三福業事或三種善本，播下了大悲心的種子，成為名副其實的真實菩薩，福德資糧也日臻成熟。

### （三）前世智慧資糧尚有所不足

釋尊前階段所修的三福業事，含攝了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等五度，如此經由累世積聚了福德資糧，但是智慧資糧尚有所不足，欠缺般若度，因而說法未達究竟，未能解脫一切苦，要到此世成佛後才達究竟。今以下面四例作證明。

#### 【例 1】釋尊說：



我昔為梵志大長者，名曰隨藍。居士！我於爾時為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，爾時說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淨，不究竟梵行，不究竟梵行訖，爾時，不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感，亦未能得脫一切苦。(T1, p678a)

【例 2】釋尊說：

我於爾時名尊師阿蘭那，我於爾時有無量百千弟子，我於爾時為諸弟子說梵世法。…我於爾時及諸弟子學道不虛，得大果報。我於爾時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。我於爾時說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淨，不究竟梵行，不究竟梵行訖，我於爾時不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感，亦未能得脫一切苦。

比丘！我今出世，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眾祐，我今自饒益，亦饒意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淨，究竟梵行，究竟梵行訖，我今已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感，我今已得脫一切苦。(T1, p684a)

【例 3】釋尊說：

般遮翼！時，大典尊有大德力，然不能為弟子說究竟道，不能使得究竟梵行，不能使至安隱之處。其所說法，弟子受行，身壞命終，得生梵天；其次，行淺者生他化自在天；次生化自在天、兜率陀天、焰天、忉利天、四天王、剎利、婆羅門、居士大家，所欲自在。般遮翼！彼大典尊弟子，皆無疑出家，有果報，有教誡，然非究竟道，不能使得究竟梵行，不能使至安隱之處。其道勝者，極至梵天耳。

今我為弟子說法，則能使其得究竟道、究竟梵行、究竟安隱，終歸涅槃。我所說法弟子受行者，捨有漏成無漏，心解脫、慧解脫。(T1, p34a)

#### 【例 4】釋尊說：

阿難！在昔異時大善見王者，汝謂異人耶？莫作斯念！當知卽是我也。阿難！我於爾時為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淨，不究竟梵行，不究竟梵行訖，爾時不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感，亦未能得脫一切苦。

阿難！我今出世，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眾祐，我今為自饒益，亦饒益他，饒益多人，愍傷世間，為天、為人求義及饒益，求安隱快樂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，究竟白淨，究竟梵行；究竟梵行訖，我今得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感，我今已得脫一切苦。  
(T1, p518b)

以上所舉出的實例，一方面明示釋尊在菩薩道的前階段，累世積極培養三福業事，一方面暗示前五度是菩薩道所必須。另一方面又指出「爾時說法不至究竟，不究竟白淨，不究竟梵行，不究竟梵行訖，我於爾時不離生老病死、啼哭憂感，亦未能得脫一切苦。」表示三福業事或前五度尚不足以真正的利益眾生，菩薩道的後階段要積極圓滿般若度才能究竟利益眾生，由上述《阿含經》的眾多實例，可以看出釋尊圓滿般若度而成佛後，才完成究竟利益眾生的目標。所以，菩薩道的後階段所要補強的就是般若度，在這一線索下，促成了後來（佛滅五百年起）《般若經》的大量出現。

### 三、《阿含經》的菩薩般若度

在菩薩道的前階段，釋尊累世先培養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等五度，如此經由長期的積聚福德資糧，播下了大悲心的種子，成為名副其實的真實菩薩，福德資糧也日臻成熟。依據《阿含經》的資料，可以看出，釋尊為了使智慧資糧成熟，因而在菩薩道的後階段，釋尊就積極修「空三昧」和「多行空」，以圓滿般若度。今以下面三例作證明。

【例 1】《增一阿含經》（四〇六）中，釋尊對舍利弗說：

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乃能遊於空三昧。所以然者，諸虛空三昧者最為第一！其有比丘遊虛空三昧，計無吾我、人、壽命，亦不見有眾生；亦復不見諸行本末；已不見，亦不造行本；已無行，更不受有；已無受有，不復受苦樂之報。舍利弗當知！我昔未成佛道，坐樹王下，便作是念：此眾生類為不剋獲何法，流轉生死不得解脫？……此眾生類皆由不得三三昧故，流浪生死。觀察諸法已，便得空三昧，已得空三昧，便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當我爾時，以得空三昧，七日七夜觀視道樹，目未曾眴。舍利弗！以此方便，知空三昧者，於諸三昧最為第一三昧；王三昧者，空三昧是也！（T2, p773c）

【例 2】《中阿含·小空經》（一九〇）中，記述著：

爾時，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卻住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一時遊行釋中，城名釋都邑，我於爾時從世尊聞說如是義：『阿難！我多行空。』彼世尊所說，我善知、善受，為善持耶？」爾時，世尊答曰：「阿難！彼我所說，汝實善知、善受、善持。所以者何？我從爾時及至於今，多行空也。……(a)阿難！若過去諸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彼一切行此真實、空、不顛倒，謂漏盡、無漏、無為、心解脫。(b)阿難！若當來諸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彼一切行此真實、空、不顛倒，謂漏盡、無漏、無為、心解脫。(c)阿難！若今現在我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我亦行此真實、空、不顛倒，謂漏盡、無漏、無為、心解脫。（T1, p737c）

【例 3】《中阿含·大空經》（一九一）中，釋尊對阿難說：

阿難！若比丘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當持內心住止令一定。彼持心住止令一定已，當念內空。……若彼彼心於彼彼定，御復御，習復習，軟復軟，善快柔和，攝樂遠離已，(1a)當以內空成就遊，彼內空成就遊已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內空。(1b)阿難！如是比丘觀時，則知內空成就遊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內空者，是謂正知。(2a)阿難！比

丘當以外空成就遊，彼外空成就遊已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外空。(2b)阿難！如是比丘觀時，則知外空成就遊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外空者，是謂正知。(3a)阿難！比丘當以內外空成就遊，彼內外空成就遊已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內外空。(3b)阿難！如是比丘觀時，則知內外空成就遊，心不移動，趣向於近，得清澄住，解於內外空者，是謂正知。(T1, p738c)

在這《阿含經》的三個實例中，釋尊分別指出自己往昔修習空三昧，「得空三昧，便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；過去、未來和現在的成佛者都是「多行空」，並說明如何觀察(1)內空、(2)外空、(3)內外空，其主旨便是培養般若度。

#### 四、印度《般若經》的出現

佛滅二二六年後，印度阿育王開始推行仁政，各地所刻的石柱敕文，只有提到《阿含經》，沒有提到《般若經》，也未提及其他任何大乘經典，此期整個傳往錫蘭的佛法也只提到五阿含而已，可知此時《般若經》尚未於人間出現。到了佛滅四五百年，一些菩薩乘願降生印度，印度本土開始重視成佛之菩薩道，承襲上述《阿含經》的看法，一方面知道前五度之不究竟，一方面特別強調般若度在菩薩道上的重要地位，因而應運出現大量的《般若經》，例如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57(第五分)記述著：

爾時，佛告天帝釋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依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辦。」爾時，慶喜便白佛言：「如來何緣不讚布施乃至靜慮波羅蜜多，唯讚般若波羅蜜多？」佛告慶喜：「由此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，故我偏讚。復次，慶喜！於意云何？若不迴向一切智智而修布施乃至般若，此可名為真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不？」慶喜對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佛告慶喜：「於意云何？若離般若波羅蜜多，為能真迴向一切智智不？」慶喜對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佛告慶喜：「由此因緣，我說般若波羅蜜多能與前五波羅蜜多為尊為導，故我偏讚。」(T7, p875c)

此處《般若經》指出其目標是要成佛（獲得一切智智），並指出般若度是前五度的指引者，強調菩薩道中「甚深見」的重要地位。另一方面，《般若經》更將《阿含經》甚深見的（1）內空、（2）外空、（3）內外空，擴大範圍至十八空或二十空：例如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408（第二分）記述著：

爾時，具壽舍利子問具壽善現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入正性離生？」善現對曰：「舍利子！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不見內空，不依內空而觀外空；不見外空，不依外空而觀內空，不依外空而觀內外空；不見內外空，不依內外空而觀外空，不依內外空而觀空空；不見空空，不依空空而觀內外空，不依空空而觀大空；不見大空，不依大空而觀空空，不依大空而觀勝義空；不見勝義空，不依勝義空而觀大空，不依勝義空而觀有為空；不見有為空，不依有為空而觀勝義空，不依有為空而觀無為空；不見無為空，不依無為空而觀有為空，不依無為空而觀畢竟空；不見畢竟空，不依畢竟空而觀無為空，不依畢竟空而觀無際空；不見無際空，不依無際空而觀畢竟空，不依無際空而觀散無散空；不見散無散空，不依散無散空而觀無際空，不依散無散空而觀本性空；不見本性空，不依本性空而觀散無散空，不依本性空而觀自共相空；不見自共相空，不依自共相空而觀本性空，不依自共相空而觀一切法空；不見一切法空，不依一切法空而觀自共相空，不依一切法空而觀不可得空；不見不可得空，不依不可得空而觀一切法空，不依不可得空而觀無性空；不見無性空，不依無性空而觀不可得空，不依無性空而觀自性空；不見自性空，不依自性空而觀無性空，不依自性空而觀無性自性空；不見無性自性空，不依無性自性空而觀自性空。舍利子！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作如是觀，名入菩薩正性離生。」（T7, p44b）

此處指出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入正性離生時，現觀了十八空：（1）內空、（2）外空、（3）內外空、（4）空空、（5）大空、（6）勝義空、（7）有為空、（8）無為空、（9）畢竟空、（10）無際空、（11）散無散空、（12）本性空、（13）自共相空、（14）一切法空、（15）不可得

空、(16) 無性空、(17) 自性空、(18) 無性自性空，可以看出《般若經》對空性的徹底深入。

至於《般若經》於何處開始傳播於印度？阿育王時期（約佛滅 218-255 年）所刻的石柱敕文，只提及阿含相關的經典，未記載有《般若經》或任何大乘經典的流傳。依《般若經》本身的說法，《般若經》先興盛於印度南方，而後是北方、東北方，例如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60（第五分）記述著：

佛告舍利子言：「…舍利子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，佛涅槃後，流至南方，漸當興盛，後從南方流至北方，漸當興盛。非佛所得法、毗奈耶無上正法有滅沒相，如來所得法、毗奈耶無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。如是經典，住菩薩乘善男子等，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修習、思惟、演說、恭敬供養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常以佛眼觀見護念，稱揚讚歎，令無憂苦。」時舍利子便白佛言：「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，後時後分於東北方廣行流布。」爾時，佛告舍利子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舍利子！後時後分彼東北方住菩薩乘善男子等，…」(T7, p890a)

## 五、結語：印度前後期菩薩道的開展

佛滅當年結集的《阿含經》所顯示的菩薩道，有前後二階段，前階段以三福業事或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等五度的「廣大行」為核心，用以累積福德資糧，培養大悲心，播下佛種，這五度是菩薩道所必須，但尚不足以成佛，後階段以般若度的「甚深見」為核心，用以積聚智慧資糧，最後圓滿福慧二資糧而究竟成佛。佛滅五百年起，針對般若度的空義和強調菩薩的「多行空」，《般若經》便從印度南方開始盛行，到了龍樹菩薩時期（150-250AD），般若的「甚深見」便於印度大為弘揚，廣破異論，暢談空性。到了無著菩薩（310-390AD）出世，他所傳出的《菩薩地》就回歸到菩薩道的「廣大行」，少談空性，注重前五度（特別是布施與菩薩戒）的具體實踐。到了印度佛教後期（750-1200AD），解釋《般若經》的《現觀莊嚴論》也順此脈絡，詳述菩薩道的廣大行和現觀的次第，而風行一時。